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被 侮 與 損 害 的

(二)

陀 思 妥 夫 斯 基 著

李 露 野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的害損與學術校

一

著者斯夫安限增
編譯譯譯

著名界世譯譯

被侮辱與損害的

第十章

司密斯死後五天，我搬進了他底住屋。那一天我全覺得不可忍耐地憂傷。天氣是冷而抑鬱，濕雪不斷地下，攪雜着雨。只在靠晚時太陽纔偷露出來，而且一線迷蕩的陽光，或許是因爲好奇罷，向我屋裏一瞥。我開始悔恨搬到那里去了。雖然屋子大，牠卻是這樣低，這樣被煤灰污黷，這樣發霉，而且雖說有點簡陋的家具，卻是那樣不快人意地空虛。彼時我想，我所餘的健康，確乎要在那屋裏給毀去了。實在果然如此。

那一早晨我全忙着我底稿子，整理而且安排牠們。因爲沒有書夾，所以把牠們裝在枕袋裏面了。牠們全摺縐而且混亂起來了。於是我就坐下寫。那時候我還正作着我底長篇小說；但是我不能安身下去作。我心裏充滿了其他的事。

我扔下筆，靠窗子坐下。天黑了，我得覺越來越抑鬱。各種的苦痛思想煩擾我。我不斷幻想我終於要在彼得堡死去了。春天近了。「我相信我可以復原的。」我想，「假如我能出了這個殼，到日光中去，到田野和森林裏去。」我好久不曾看見這些了。我也記得，我心裏想道，要能藉着什麼魔術，什麼符咒，忘去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一切事；忘去一切事，更新我底心，而且帶着新的精力重行開始，——那是多末好呵。在這些天我還夢想着那回事，而且希望着生活底更新。「到養育院去較比好。」我想，「把腦子顛倒顛倒，而且重行安排一下，以後再治好。」我仍然渴望着生活，而且對牠有種信仰……但是我記得，就在那時候我也發笑。「瘋人院之後我要作什麼呢？再寫小說嗎……」

所以我喪氣地沉思，同時時間向前過着。夜晚到來了。那晚上我允許去看納特沙。昨晚我從她接到一封信，熱誠地求我去看她。我跳起來，並且開始準備。我有一種燃眉的渴望要走出我底屋，就是到雨霞中也罷。

天越黑越黑，我底屋子似乎就越大越大，彷彿牆在向後退一樣。我開始幻想，每夜我要突然在每個角落裏看見司密斯了。他要坐下而且凝視我，有如他在酒館裏凝視亞當伊凡尼奇一樣，而且

阿榮加輪在他脚旁。在那瞬間，我有一種經歷，這在我身上留下大印象。

不過我必須坦然承認，不是因為我神經錯亂，就是因為我在新居裏的新印象，或我上來的抑鬱，我漸漸開始在黃昏時陷入一種情況，這現在當我病中在夜裏於我是這樣平常了，而且我稱這種情況為神祕的恐怖。這是一種最難堪的，煩惱人的恐怖情況，恐懼着一種我不知道怎樣解釋，出乎一切理解，而且超乎事物自然程序的東西，然而這東西可以就在這瞬間成形，彷彿譏笑着一切理智底結論似的，來到我跟前，而且站在我面前，有如一種可憎惡的，可怕的，殘酷的，無可否認的事實。這種恐懼時常越變越鋒利，雖然有着理智底一切保護也罷，以至於在這樣時候，就是有時心智例外清明，牠也失去一切抵抗力了。牠是不專注的，變為無用了，而且這種內在的分裂，加緊了懷疑底苦惱。在我看來，這類似害怕死人的人們底苦楚。但是在我底悲痛中，恐懼底模糊使我底苦楚甚至更為銳利了。

我記得我背對着門站着，並且在從棹上取我底帽子，彼時突然就在那瞬間，這種思想刺激我：我轉過身去的時候，準得看見司密斯：一上來他要輕輕地開開門，要站在門口而且遍看屋裏，於是

要向下看着緩緩地走向我，要面對我站着，將無神的眼睛釘在我身上，而且突然當我面發出長的，無齒無聲的冷笑，他底全身要因笑而搖動起來，而且繼續搖動好些時候。這一切底幻象突然在我心裏造成一幅異常活鮮而清楚的畫圖，同時我被一種最充分，最決然的信念抓住了：這一切要準定地，無可避免地發生；而且已經在發生着了，只爲因爲我背靠門站着，沒有看見就是了，而且就在那瞬間，或者門已經在開哩。我迅速回顧，而——門真的在開哩，輕輕地，無聲地，正如我一分鐘之前所想像的一樣。我喊出來了，好久沒有一個人出現，彷彿門是自己開開的似的。突然我看見門口有一個奇怪的形象，她底眼睛，就我在暗中所能辨認的說，是在固執而且專心地細細查看我。一陣振顫跑遍了我底四肢；使我發生緊張的恐怖，我看見是一個孩子，一個小女孩，而且要就是司密斯自己，或者還不如這個不相識的女孩此時此刻在我屋裏的奇異而料不到的顯現，使我害怕罷。

我已經提過了，門緩緩而無聲地開開來，彷彿她怕進去一樣。站在門口，她帶着一種幾乎是昏迷的迷惑疑視着我。最後輕輕而且緩緩地，她向屋裏走進了兩步，而且站在我面前，依然沒說一個字。我更親近地查着她。她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矮，瘦，而且彷彿剛害了可怕的病一般蒼白，這蒼

白活鮮地暴露出她底大的，發光的黑眼睛來。她用左手拿着一條破爛的舊圍巾，並且用這遮蓋着她底因晚涼而還顫抖着的胸膛。她底全身衣服可以說是破鋪襯爛布罷。她底濃厚的黑頭髮是結起來而且沒有梳。我們這樣站了兩分鐘，彼此凝視着。

「外祖父在那裏呢？」最後她以破澀的，難乎聽得到的聲音問，彷彿她喉嚨或胸口裏有什麼不合適似的。

所有我底神祕的虛驚都因為這個問題消滅了。這是詢問司密斯的；他底痕跡無意間露出來了。

「你底外祖父嗎？可是他死了呵！」我突然說，無意間被她底問題弄住了，於是我隨即悔恨我底唐突。她在同地位靜站了一會工夫，於是突然全身抖索起來，這樣凶猛，彷彿她就要被一種危險的，神經猝發病制服了一樣。我盡力扶助她，所以她不會跌倒。不幾分鐘她就好些了，而且我看出她作出不自然的努力，在我面前約束她底情緒。

「原諒我，原諒我，女孩！原諒我，我底孩子！」我說。「我這樣唐突地告訴你，誰知道呢，也許錯了。」

的……可憐的小東西……你找誰呢？住在這裏的老人嗎？」

「是的，」她吃力地說，焦急地看着我。

「他底名字叫司密斯嗎？是嗎？」我問。

「是——的呀！」

「那末他……是的，那末他是死了……只是莫傷心罷，親愛的。你怎麼沒有到這裏來呢？現在你從那裏來呢？他昨天埋了；他突然死掉了……那末你是他底外孫女了？」

孩子對於我底迅速的，不接氣的問題沒有答話。她默默地轉過去，靜靜地走出屋子。我是這樣吃驚，我並沒有要去止住她，或再問她。在門口她突然站住，並且半轉過身子來問我：

「阿榮加也死了罷？」

「是的，阿榮加也死了，」我回答，而且她底問題使我覺得奇怪，似乎好像她準覺得阿榮加一定和老人一同死了似的。

聽到我底回答，女孩無聲地走出屋子，而且隨後細心地關起門來。

一分鐘之後我跑去趕她，可怕地惱我自己讓她走了。她走出去的這樣快，我不曾聽到她開外面的到樓梯去的門。

「她還沒有下樓梯哩，」我想，而且我靜站着傾聽。但是一切沉靜，也沒有腳步聲。我所聽見的只是最下一層一扇門底砰的一關，於是一切又沉靜了。

我匆忙地走下樓梯。樓梯從我底層樓以螺旋狀自第五層到第四層去，自第四層就直着下去了。是一條黑黝的樓梯，時常總是黑暗的，大房子分成小層樓出租所常見的樣子。那時候天完全黑了。摸着路下到四層樓，我站住了，而且突然有一種感覺，以為在這裏的過道裏是有人的，躲着我。我開始用我底手在暗中摸索。女孩是在那裏的，正在角落裏，臉轉向牆，在輕輕地，不可聽聞地哭着。

「聽着呵，你怕什麼呢？」我開始。「我這樣駭了你，我是這樣抱歉。你外祖父垂死的時候說到了你；他底最後的話是關於你的……我得到了幾本書，無疑是你底。你叫什麼名字？你在那裏住？他說到六道街……」

但是我不曾說完。她發出一聲恐怖叫喊，彷彿因為我知道她住在那裏一樣；用她瘦的，多骨的

小手把我推開，於是跑下樓梯去了。我跟着她；我還可以聽到下面她底脚步。突然脚步停止了。……當我跑到到街上的時候，見不到她了。一直跑到佛司尼山司尼街，我知道我底努力都是枉費了。她不見了。「多半是她在下樓梯的什麼地方躲避着我的罷，」我想。

第十一章

但是我還沒有走出這條街底泥濕的馬路，彼時我闖見一個過路者，他急忙地低着頭到什麼地方去，顯然迷失在思想裏了。使我大大出驚，我認出我底老朋友伊須曼耶夫來。這在我是不期遇會的夜晚。我知道老人三天前病得利害；而在這樣潮濕天氣，卻在這裏街上遇着他了。晚上出來決不是他底習慣，而且在納特沙去後，這就是說在過去六個月中，他是照例呆在家裏的。看見我他似乎格外歡喜，像是一個人終於找到了一個可與談心的朋友一樣。他抓住我底手，熱誠地壓着牠，而且並沒有問我到那里去，就拖着一同和他走了。他是爲着什麼事情而神魂顛倒的，在舉止上是急跳而且慌張。「他在向那里去呢？」我奇怪。問他是不識局的。他變得可怕地猜疑，而且有時在最簡單的詢問或說話中，就會找出些冒犯的暗示和侮辱來。

我偷偷地看着他。他底臉顯出病象；他最近瘦得多了。他底下頰顯出長了一禮拜的鬍鬚。他底頭髮變得十分蒼白了，在他底壓壞的帽子下面紛亂地垂下來，而且長長的束一撮西一撮的，放在他

底破舊大衣底領子上。以前我注意出來了，有時候他似乎忘事似的，暫時忘記了是他自己一個人。在屋裏，於是就向自己談話，用兩手作着手勢，看着他是苦痛的。

「喔，凡尼亞，喔？」他開始。「你到那里去？我出來了，你看，我底孩子事務，你滿好嗎？」

「你滿好嗎？」我回答。「你前些天還在病，現在你到這里了，出來了。」

老人似乎不去聽我所說的話，而且沒有回答。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好嗎？」

「她滿好，滿好……不過她也有點可憐。她有些無精打彩……她在說你，奇怪你爲什麼不去。現在你是去看我們嗎，凡尼亞，還是不是呢？或者我就攔你，妨礙你作什麼事罷。」他突然問，不相信而且猜疑地看着我。

多心的老人變得這樣暴躁而且易怒，假如現在我回答不是去看他們，他一定要傷心，而且冷然離開我的。我趕緊說我就是去看看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的，雖然我知道我已經晚了，而且或者就沒有時間去看納特沙了。

「好的。」老人說，完全被我底答話平和下來了，「好的。」

於是突然他沉默起來而且深思，彷彿他留下什麼沒有說一樣。

「是的，好的。」五分鐘後他機械地回答，彷彿長時幻想之後蘇醒過來了一樣。「哼！你知道，凡尼亞，你總是像我們底兒子一樣。上帝沒有使我們……有兒子，但是他把你送給我們了。這是我所常常想的。我妻子也一樣……是的！你總對我們溫存而且恭敬，像一個懷恩的兒子一樣。上帝要爲這祝福你，凡尼亞，像我們兩個老人一般祝福而且愛你……是的！」

他底聲音顫抖，他停了一會。

「喔……喔？你沒有病罷，病了嗎？你爲什麼這許久不來看我們呢？」

我將司密斯底全份事件都告訴了他，剖白着讓司密斯事件就攔了我，告訴他我除此之外幾乎病了，而且除這些事在身外，到華西里耶夫司基島（他們那時在那裏住）是一條遠道。我幾乎信口說出，我卻留出時間看納特沙了，但是我因時止住了。

我底司密斯敘述很使我底老朋友感興趣。他更爲注意地傾聽，聽着我底新住處潮濕，或者甚

至比我底舊住處還壞，而且房租是六盧布一個月，他確乎發起火來了。他變成完全是易受刺激而且無耐性的了。除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外，沒有人能在這樣時候安慰他，而且就是她也並不常常成功。

「哼！這就是你底文學底出息呀，凡尼亞！牠已經把你弄進層樓，牠就要將你弄進墓場了！我說在這里我預言……B還在寫評論嗎？」

「不了，他害癆病死了。我相信我以前這樣告訴過你了。」

「死了，哼，死了是的，這正是人所意料的事。他留下什麼東西給他底妻子和小孩了嗎？你告訴過我他有一個妻子，不是嗎……這樣人結婚幹什麼？」

「沒有，他沒有留下什麼，」我回答。

「喔，正如我所料！」他叫，帶着這樣多的熱誠，彷彿這事與他密切相關，彷彿死去的B是他兄弟一樣。「沒留什麼！沒留什麼！那一定。你可知道，凡尼亞，我有一種預感，以爲他要這樣完事的，在你時常稱讚他的時候，你記得嗎。沒留什麼東西是說來容易的！哼……他得了名了。就算是不朽的名

罷，也並不是麵包和乳酪。對我我總也常有一種預兆，凡尼亞，我底孩子。雖然我誇獎你，我總常有疑懼。那末B是死了？是的，他得死的！我們住在這裡是好法子，而且……是好地方看罷！

於是用他手底迅速的，無意識的動作，他指着濕霧中暗閃閃的街燈所照耀的，街上的朦朧景物，指着汗濁的房屋，指着濕而發光的馬路上的扁石，指着來往的憂傷的，浸濕的過往的人物，指着罩在彷彿塗了墨一般黑的彼得堡天空底廣廈中的這一切畫圖。我們現時走出到方場中了；暗中在我們面前立着紀念碑，下面被汽油燈照耀着，再向前去，豎起聖伊沙克(Saint Isaac)紀念碑底大黑堆，對着幽暗的天空，難乎分辨得出。

「你時常說，凡尼亞，他是一個好人，善良而且慷慨，有感情，有心。你看，他們都是那樣的，你底好人們，你底有心的人們！他們所能作的就是生養孤兒女！……我想那樣死去他一定會覺得歡喜的噫——！嘻！無論怎麼着都要離開這裡！就是西比利亞也罷……什麼呀，孩子？」他突然問，看見一個小女孩在馬路上求乞。

是一個蒼白的瘦孩子，不過七八歲，穿着骯髒的破衣；她底小的，赤光的腳上穿着破鞋。她要用

一種太長的，年久的，類似小衣服的東西，去蓋她底抖索着的小身體。她底蒼白的，病的，消瘦的臉面轉向我們。她膽怯地，啞默無言地看着我們，而且帶着一種馴服的，怕拒絕的神色，向我們伸出她底顫抖着的小手來。我底老朋友看見她驚起來了，而且是這樣迅速地轉向她，他駭了她了。她驚愕而且走回去。

「什麼呀？什麼呀，孩子？」他叫。「你要飯嗎，唉，這里，這里是給你的一點東西……拿去！」
被大驚小怪和興奮所振動，他開始在他底袋裏摸索，並且掏出兩三個銀幣。但是在他看來似乎太少了。他找到他底錢袋，拿出一盧布的票子——裏面所有的一切——把牠放在小叫化底手裏。

「願基督保護你，我底小人兒……我底孩子！願上帝底天使和你同在！」
於是用顫抖着的手，他在孩子身上作了幾次十字架底樣子。但是突然看見我在看着他，他蹙眉，而且用迅速的脚步向前走去了。

「這是我看不下去的事情，凡尼亞，」在略微長的，憤怒的沉默之後，他開始。「無辜的小人在

街上冷得打着戰……都是因為該罵的父母。不過，要不是母親自己也在不幸中，誰會將孩子到這樣可怕的東西里送呢！……多半許她還有別的無助的小孩在家裏的角落裏，而這是最大的孩子；母親自己在病着是很可能的，而且……哼！他們不是親王底孩子！世上多着呢！凡尼亞……不是親王底孩子！哼！

他停了一會，彷彿是找不到話。

「你看，凡尼亞，我允許安娜得列耶夫那，」他開始，有點遲疑着而且支吾着，「我允許她……就是安娜得列耶夫那和我一同商定了，要找一個孤孩撫養……一個貧窮的小女孩，使她完全在家裏，你明白嗎？因為光是我們老人是沉悶的。不過，你看，安娜得列耶夫那已經開始有點反對了。所以你向她談談罷，莫要從我這方面，卻彷彿從你自己那方面說起來……勸勸她，你可明白？我好久就有意請你勸她同意了；你知道，我去壓迫她總是有點不巧妙的。不過爲什麼談瑣細事情呢！一個孩子在我算什麼呢？我不要；或者只作一種安慰……以求聽到孩子底聲音……不過事實是，我是爲了我底妻子作這種事情的——這較比獨自和我一塊，在她要有生氣些。不過這都是

胡說。凡尼亞，像這樣我們要好久纔能到那里了；我們弄一輛轎車罷。這要得好一走，而且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要期待着我們的。」

我們到的時候是七點半。

第十一章

伊須曼耶夫家是很彼此相愛的。他們緊緊地被愛和多年習慣聯合起來。然而尼古來塞爾該維奇不僅在現在，就是在以前，在他們最快樂的時候，對於他底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也總常是有點羞縮，有時甚至是乖戾的，在別的人們面前就尤其。有些細緻的，多感的天性，顯出一種特別的偏頑，一種天真的不歡喜表現他們自己，表現他們底溫存，就是對於他們是最親愛的人也罷，不僅在人們面前，在私下裏也這樣——其實在私下裏更這樣；只在希有的間離中，他們底情愛突然脫離了羈絆，而且被約束的時間越長，脫離得就越熱情而且越率性。伊須曼耶夫倒是這樣從他們底青春期起和他底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相處的。他無限量地愛她而且恭敬她，雖然她只不過是一個性善的婦女，除愛他之外是一無所能的，而且有時他確乎被她弄得不安，因為在她底單純上，她常拙然地和他乾乾脆脆。但是在納特沙去後，他們彼此變得溫存些了；他們苦痛地覺得是孤單地留在世間了。雖然尼古來塞爾該維奇有時是極端抑鬱的，他們是不能一下離開兩點鐘，而不悲痛和不

安的。他們有一種默契，關於納特沙不說一個字，彷彿她已經不存在了一樣。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不敢在她丈夫面前提到她一點，雖然這種約束在她是很苦難的。她老早就在她心裏寬恕了納特沙了。這有點成爲固定的慣例了，每次我來的時候，我總要爲她帶來她所愛而且決忘不了的孩子底消息。

要是她有些時得不到消息，母親要十分不爽快的，而且在我帶着消息來到的時候，她對於最小的細事都感興趣，而且帶着抖索着的好奇心詢問。我底敘述慰藉她底心；她有一次幾乎駭死了，當納特沙病了的時候，而且要自己到她那里去，不過這是極端的情形。一上來就是向我，她也不能決心表現她要見她女兒的欲望；而且在我們談話之後，當她從我榨出了一切事情的時候，她差不多總覺得必須要在她面前趾高氣揚，說她雖然關心她女兒底命運，然而納特沙行爲是這樣壞，她是決不能被寬恕的。但是這一切全是作態。有時候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絕望地悲傷，洒着眼淚，在我面前用最親的名字叫納特沙，嚴厲地抱怨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而且開始當他而對於有些人底驕傲，對於鑽石心腸，對於我們不能寬恕損害，和上帝不寬恕那不寬恕的人，雖然很審慎的，卻微示諷

刺的意思；但是她當他面決不更進一步的。在這樣時候，她底丈夫即刻就要苦痛、憂鬱、默默坐着，而且現出不高興的臉色，或者突然開始很高聲而且拙笨地談起別的事，或者終於走開到他自己的屋裏去，光讓我們在那裏，這樣給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一個機會，向我痛哭流涕地傾吐她底悲哀。他常常像這樣在我到的時候到他自己屋裏去，有時就不大有時間問候我，以便給我一個機會，將所有的納特沙底最近消息告訴安那安得列耶夫。現在他作着同樣的事。

「我全濕了，」他一走進屋子的時候就說。「我要到我屋裏去，你，凡尼亞，在這裏罷。他爲了住屋費了大事。你告訴她罷，我就回來。」

於是他忽忽去了，盡力要看我們也不看，彷彿是害羞將我們弄在一塊一樣。在這樣時機，尤其在他回來的時候，他對我和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都常是很簡慢而且抑鬱的，甚至是我錯的，彷彿爲他自己底溫存和體貼，而惱着並氣着他自己的。

「你看他是什麼樣子，」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她近來把所有對我的拘泥，所有對我的不信任都扔開了；「他對我總是這樣的；然而他知道我們明白他底所有鬼點子。爲什麼他要和我裝模

作樣呢？我對他是一個路人嗎？他對他女兒也就這樣。他可以寬恕她的，你知道，或者甚至她要寬恕她呢。上帝知道他在夜裏哭，我聽到他了。但是他外面還本着他被驕傲吞食了。伊凡彼得羅維奇親愛的，趕緊告訴我，他要到那里去？」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嗎？我不知道。我就要問你哩。」

「他出去的時候我是驚慌的。你知道，他病着的，而且在這樣壞天氣，這樣晚！我想一定是爲什麼重要的事；但是比你所知道的，能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呢。我自己想，但是我沒敢問。現在我什麼事也不敢問他。天呵！我只是爲他而且爲她害怕。我想，他要是到她那里去怎樣呢？他要決心寬恕她怎樣呢？他什麼都查覺了，他知道她底最近消息；我準覺得他知道；但是這些消息怎樣到他那里去的，我想不出來。他昨天特別喪氣，今天也是的。但是爲什麼你不說什麼呢？告訴我，親愛的，發生了什麼事呢？我渴望着你像上帝底天使一樣。我專心注目地望着你。嚶，那賤東西要拋棄納特沙嗎？」

我將我所知道的一切即刻告訴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我時常和她是完全坦白的。我告訴她，納特沙和亞歷沃沙間的事情似乎是要趨於決裂，而且這是比他們以前的誤會是更爲嚴重的；告

約納聽了許多，她是從阿革沙(Agasha)聽來的，阿革沙是馬利亞華西里耶夫那(Marya Yassil-Povna)底乾女兒，她住在親王家裏……唉，你都知道。我底尼古來今天氣得可怕。我極力向他說這說那，他幾乎向我叫起來了。於是他似乎抱歉，說他缺錢。就彷彿他爲錢叫嚷起來似的。你知道我們底境況。午飯後他去睡一會覺。我從一個小洞（門上有一個小洞，他不知道）偷看他。他呢，可憐的親人呵，在跪着，而且在神龕前祈禱。我見到的時候，我覺得我底腿軟了。他沒有睡，沒有喝茶，他拿起帽子，並且走出去了。他五點鐘出去的。我沒敢問他；他要向我叫嚷的。他愛叫嚷——通常對馬利約納，但是有時候對我。他起身的時候，使我底腿麻木，而且心向下一沉。自然是傻氣，我知道這是他底傻氣，但是依然使我害怕。他出去後，我祈禱了整一點鐘，求上帝送給他什麼好思想。她底字條在那裏呢，給我看！」

我給他看了。我知道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懷着一種秘密的夢想：她一時稱爲賤東西，一時稱爲薄情的傻孩子的亞歷沃沙，要終於娶了納特沙，而且他底父親，親王，要同意這件事。她甚至將這向我走露出來，雖然在別的時候她要後悔，而且取消她底話。但是沒有什麼東西會使她膽敢在尼古

來塞爾該伊奇面前露出她底希望來，雖然她知道她丈夫懷疑她底希望，而且甚至爲這直接責備她不止一次了。我知道，要是他知道有這樣結婚底可能，他要詛咒納特沙，而且永遠把她放在心外了。

我們同時都這樣想。他用他生命底每一纖維，渴想着他底女兒，但是他只渴想她自己，把對於亞歷沃沙的每一記憶都從她心裏拋開。這是寬恕底一個條件，而且雖然沒用話說出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要看着他的時候是無容懷疑的。

「他是一個無脊梁骨的，無脊梁骨的傻孩子，而且他是殘酷的，我常這樣說，」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又開始。「而且他們不知道怎樣撫養他，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地道的輕浮人；在她對於他的一切愛之後，他拋棄她。她將來怎麼了呢，可憐的孩子？我要知道，他對於這個新女孩怎樣呢？」

「我聽說，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我回答，「他底提婚的未婚妻是一個得人歡喜的女孩。是的，而且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對於她也是這樣說。」

「你莫信！」母親插入說。「得人歡喜，真的哩！你們胡亂寫東西的人以爲每人都是得人歡喜

的，只要她穿裙子。至於納特沙說她好話，她是心裏寬大纔說的。她不知道怎樣管束他；她對他什麼事都寬恕，但卻自己吃苦。他已經欺騙她多少次了啊。殘酷心腸的壞東西！我只是害怕，伊凡彼得羅維奇！他們都是被驕傲弄瘋了。要是我底好人兒微屈自己一點，寬恕我底可憐的愛女，而且帶她家來也罷了！只要我能擁抱她，只要我能看她也罷！她瘦些了嗎？

「她瘦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

「我底愛女！我是在可怕的苦難中，伊凡彼得羅維奇！昨夜一夜和今天一天我都是哭……但是唉……我以後再向你說罷。我暗示要他寬恕她多少次了呵；我不敢直接說出，所以用一種機變的方法開始向他暗示。我底心總是慌亂的；我總是豫期着他要生氣，而且堅決地詛咒她。我還沒有聽到過他一句詛咒……這是我所怕的，怕他要詛咒她。那麼着就怎樣呢？上帝底責罰要落在被父親詛咒的孩子身上的。所以我每天恐怖得發着抖。你也應該羞啊，伊凡彼得羅維奇，想想你在我們家裏生長起來，而且我們都待你像一個兒子一樣，你也能說她得人歡喜。不過他們底馬利亞華西里耶夫那知道得清楚些。或許我作錯了，有一天在我底好人兒整早外出的時候，我請她來喝咖啡。」

她裏裏外外都告訴我了。親王，亞歷沃沙底父親，和這位伯爵夫人是發生可惡的關係的。他們說伯爵夫人不斷責備他不娶她，但是他總是推拖。這位好伯爵夫人在她丈夫活着的時候，就因為她底無恥行爲而被人談論。她丈夫死了的時候，她到外國去了；她總常有各種意大利人，法國人在她周圍，以及或種的男爵——在那里她抓住了彼阿得亞歷山大羅維奇親王。同時她底繼女，她第一個丈夫，酒精包辦人，底女兒，生長起來了。這個伯爵夫人，繼母，把她所有的全化去了，但是她底繼女生長起來了，她父親留下爲她投資的二百萬，也長起來了。他們說現在她有三百萬了。親王聽到了風，所以他心機靈敏地爲亞歷沃沙求配。（她是一個聰明傢伙！他不讓一個機會滑過去的！）他們底親戚伯爵，朝廷上的大人物，也贊成；三百萬財產是值得注意的。「好極啦！」他說，「和伯爵夫人談一談罷。」所以親王將他底願望告訴了伯爵夫人。她極力反對。她是一個放縱的女人，簡直是一個潑婦，他們說！他們說有些人不願在此地接待她；這和外國很不一樣的。「不成！」她說，「你娶我，親王，不是我底繼女嫁亞歷沃沙。」他們說女兒在各種事情上都對她繼母讓步；她幾乎是崇拜她，而且總是服從她。他們說她是一個溫存的人，一個完全的天使！親王看出是怎麼回事，而且告訴伯爵

夫人莫要自尋苦惱。「你把你所有的錢都化去了，」他說，「而且你底債你決還不了。但是只要你底繼女一嫁了亞歷沃沙，那他們就成爲一對了；你底混沌孩子和我底小傻子。我們要把他們放在我們羽翼之下，而且我們一同作他們底保護人。那麼你就有許多錢了。你嫁我有什麼好處？」他是一個機伶傢伙，簡直是一個共濟會會員。六月前伯爵夫人對這還不能決心，但是那以後，他們說，他們住在瓦薩（Warsaw），並且在那里他們有一種同意。這是我所聽說的。這一切馬利亞華西里耶夫從頭到尾告訴了我。她都是從很可靠的方面聽來的。所以你看，完全是金錢和百萬底問題，並不是她得人歡喜。」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故事深印在我底心上。這和我從亞歷沃沙聽來的一切都洽洽相合。當他談起來的時候，他堅決地宣布，他決不爲金錢而結婚。但是他被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Katerina Fyodorovna）深深感動而且吸引住了。我也從亞歷沃沙聽說，他底父親在考慮着結婚，雖然否認這事底一切謠言，避免早熟地激刺伯爵夫人。我已經提過了，亞歷沃沙很歡喜他父親，崇拜他而且稱讚他；並且彷彿他是聖哲一般相信他。

「她並不出身伯爵底家庭，你可知道，你所稱爲得人歡喜的女子，」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繼續說，深深地厭惡我對於年青親王底未婚妻的稱讚。「嗜，納特沙是他一個較好的伴侶。她是一個酒精商底女兒，而納特沙是一個老門老戶的良家底身家清白的女子。昨天（我忘記告訴你了）我底老人開開他底箱匣——你知道，那細鐵工的箱匣；他對我坐了一盤晚上，整理着我們底老家譜。而且他對這是那樣莊嚴地坐着。我正在織着一隻襪子，我並沒有看他；我怕看。他看見我不發一言的時候，他悲痛起來了，並且自己叫我，他費去了整晚工夫告訴我我們底宗支。你可知道，似乎伊須曼耶夫加家在可怕的伊凡時代是貴族，我底家族，蘇米羅夫家，就是在亞歷克舍米海羅維奇（Alexey Mihalovitch）沙皇底時代，也是著名的呀；我們有文件證明，而且在加拉木琴（Kara-bazin）底歷史中也提到了，所以你看，親愛的孩子，在那方面我們也是和別人一樣好的。我底老人一開始向我談話的時候，我就看出他心裏有着什麼事了。顯然他悽慘地覺得納特沙被人輕視。他們在我們上，不過就是因爲他們底錢。那強盜，彼阿得亞歷山大羅維奇，對於錢是滿可以大鬧一通的；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冷心腸的，貪污的人。他們說，他在瓦薩的時候，他祕密地加入了耶穌會。真

的嗎？」

「這是一個糊塗的謠言，」我回答，雖然我不能不被這謠言底堅持性所動。

但是她告訴我的她丈夫翻家譜，卻是有趣的。他以前從來沒有吹噓過他底宗支。

「都是那狠心的無賴！」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繼續說。「告訴我我底愛女底情形罷。她悲痛而且哭嗎？嗚呀，是你到她那里去的時候了！（馬特約納！她是一個可惡的潑婦。）他們侮辱她了嗎？告訴我罷，凡尼亞！」

我能回答她什麼呢？可憐的婦人流着眼淚。我問她，她現時就要告訴我的是什麼新苦惱呢。

「唉，親愛的孩子！彷彿我們底苦惱還不够似的，似乎我們底杯子還沒滿得可以！你記得罷，親愛的，或者你不記得了，我有金鑲的小匣——一種紀念物，裏面有一張納特沙孩子時的畫像。她那時候八歲，我底小天使。我們彼時是向一個旅行的藝術家定作的。但是我看你忘記了！他是一個好藝術家。他把她畫得像愛神一樣。在那時候她有那樣美麗的頭髮，完全絨軟的。他畫她穿着一件棉紗的小裏衫，所以她底小身體透露着，她穿着這的時候看來是這樣美麗，使你底眼睛不能夠離

開她。我求藝術家在她身上放上小翅膀，但是他不同意。在我們一切可怕的苦惱之後，我就把牠從匣子裏拿出，並且拴在一根繩子上掛在頸子上；所以我就把牠帶在我底十字架旁邊了。雖然我怕他會看見的。你知道，他那時候告訴我，把她底一切東西都弄出屋外，或者把牠們燒掉，使得沒有東西可以使我們想起她來。但是無論怎樣我必須有她底畫像看；有時候我哭，看着牠，這使我舒服。有時在我只是一個人的時候，我老是親着牠，就如同我是親着她，親着她自己一樣。我叫她底親暱名字，而且每夜在牠上面畫十字。我一個人的時候，我高聲向她談話，問她一個問題，並且幻想着她回答了，於是又問她另一個。嗚呀，凡尼亞，親愛的，談這使我憂傷！所以我歡喜他不知道小匣，而且不會留意到牠。但是昨早晨小匣沒有了。繩子鬆垂下來了。一定是戴壞了，而且我把牠掉下來了。我驚駭了。我搜求，而且上下搜求——找不到牠。無論那里連牠一點影子也沒有，牠丟了！能掉在什麼地方呢？我確信我一定是在牀上把牠丟掉的，我把什麼都翻尋透了。沒地方有！要是牠脫了而且掉下來了，會有人拾到的，但是除了他或馬特約納之外，有誰會找到牠呢？不能想到是馬特約納，她是一心一意地效忠我的（馬特約納，你去拿那燧炊了嗎？）我老是想要是他找到了怎樣呢？我這樣覺

傷的坐着，而且哭來哭去，不能收回我底眼淚。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對我越仁愛，越仁愛，彷彿他知道我在爲什麼悲痛，而且在爲我傷心一樣。於是我驚奇，他怎能說出來？他可不是或者真的找到了小匣，而且把牠扔到窗外了嗎？生氣時他能够作出來的，你知道。他把牠扔出去了，現在他自己也爲牠憂傷，而且抱憾他把牠扔出去了。我已經和馬特約納在窗子下看了——我什麼也沒有找到。一點痕跡都不見了。我終夜哭。這是我沒有在她身上畫十字的第一夜。嗚呼，這是一種壞兆，伊凡彼得羅維奇，這是一種壞兆，這是一種惡兆頭；我沒有住地哭了兩天。我期待着，你，親愛的，就和上帝底天使一樣，只要寬慰寬慰我底心……」於是可憐的婦人淒慘地哭泣起來。

「哦是了，我忘記告訴你，」她突然開始，歡喜記起來了。「你可從他聽到什麼關於一個孤女的事嗎？」

「聽見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他告訴我，你們都想到了，並且商定了要弄一個窮女子，一個孤女，撫養。是真的嗎？」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親愛的孩子，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什麼孤女也不要。她要使我們想起

我們底悽慘的命運，我們底不幸！我除納特沙之外不要什麼人。她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她將來還要是我唯一的孩子。但是他想到了一個孤女是什麼意思呢？你以為怎樣，伊凡彼得羅維奇？你以為這是看着我底眼淚，來安慰我的呢，還是要把他自己底女兒完全趕出他底心外，而且使自己繫念着別的孩子呢？你們到這來的時候，他說了我什麼了？在你看來他怎樣——凶悍呢，生氣呢？噓！他來了！以後，我底孩子，以後告訴我罷……莫要忘了明天來。」

第十三章

老人走進來。他帶着好奇心看着我們，並且害羞着什麼東西似的，蹙蹙眉，走到棹子跟前去了。

「煖炊在那里？」他問。「你是說她非到此刻不能拿來嗎？」

「就來了，親愛的，就來了。這里，她拿來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大驚小怪地說道。

馬特約納一看見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就拿煖炊露面了，彷彿她在等着他進來時纔拿進牠來似的。她是一個年老的，可靠的，專心的僕人，但卻是世上最固執己見的，愛抱怨的人，有一種固執而倔強的性格。她怕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而且在他面前時常約束她底口舌。但是她在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身上把這彌補起來，每次她對於她總是鹵莽無禮，而且公開要管她底女主人，雖然同時她對於她和納特沙都有一種熱烈而真純的愛。昔時在伊須曼耶夫加，我就認識馬特約納了。

「哼……人濕透了，而他們甚至不給人弄茶的時候，是不舒服的。」老人抱怨道。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即刻向我打了個眼色。他不能忍受這些神祕的暗號；而且雖然這時他盡

力不看我們，人也可以從他臉上看出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剛剛正爲他向我使了眼色，而且他是完全覺得到的。

「我去看了看我底案子，凡尼亞。」他突然開始。「這是這樣不幸的事。我告訴過你了嗎？完全成爲對付我的了。顯得我沒有證據；沒有我所應有的據單。似乎我底事實不能證實。哼……」

他在說着他和親王的官司，這還在往下拖延，但是對於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卻有了很壞的轉變。我沉默着，不知道要回答什麼。他疑惑地看着我。

「噫！」他突然推論道，彷彿被我們底沉默激怒了，「越快越好！他們不會使我成爲一個無賴的，就是他們決定了要我必須付錢也罷。我有我底良心，所以讓他們決定去罷。無論怎樣，官司要過去的；要定規的。我要被毀了……我要拋開一切，並且到西比亞去。」

「天啊！要去的是什麼樣的地方呀。而且爲什麼這樣遠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禁不住說。
「那末此地我們近什麼呢？」他刻薄地問，彷彿歡喜這駁論似的。

「噫，靠近人呵……無論怎樣，」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開始說，而且她悲痛的瞬視我。

「那種人？」他叫，將他發熱的眼睛從我轉向她，於是又轉回來。「什麼人？強盜，謔言家，奸賊？到處這等人都多；莫要不安，我們在西比利亞也將找得到他們的。要是你不要和我一同去，你可以呆在這里。我不違背你底意志帶你去。」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親愛的！沒有你我和誰呆在一塊呢？唔，我除你之外統統沒有人了……」她半吞半吐，突然中止了，於是帶着驚駭的眼色轉向我，彷彿求幫助一樣。老人激怒了，並且預備對什麼都可以動氣的；反對他是不可能的。

「來罷，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我說。「在西比利亞並不如你所想的一半壞。要是萬不得已，而且你們必須賣去伊須曼耶夫加的時候，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底計劃實在是很好的。在西比利亞你們可以找一件好的私人的工作，於是……」

「對呀，你在說明白話，伊凡。這正是我所想的。我要拋棄一切，而且走開。」

「這我決不曾料想到，」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舉起她底手。「你也如此，凡尼亞！我料不到你……唔，你從我們除仁愛之外什麼也不知道，而現在……」

「哈哈，哈哈！你別的希望什麼？我們靠什麼生活，想想這！我們底錢化去了，我們用到我們最後的錢了。或者你歡喜我到彼阿得亞歷山大羅維奇親王那里去，並且求他寬饒罷，咳！」

聽到親王底名字，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驚得發抖。她手裏的茶匙撞着茶碟叮叮作響。

「是的，正正經經地說，」老人繼續說，用惡意的，頑固的歡樂振作起自己來，「你以為怎樣，凡尼亞？我豈不真的應當到他那里去嗎？為什麼到西比利亞去呢？我梳梳頭髮，穿上最好的衣服，而且明天刷刷自己，那要好多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要爲我弄一件新護胸（沒有是不能去看那樣人物的）爲我買手套，正理公道的事情，於是我就到大人那里去：「大人，小父親，恩人，饒了我而且可憐我罷！給我一片麪包皮罷！我有妻子孩娃……」這對嗎，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這是你所要的嗎？」

「親愛的，我什麼也不要！我說話並沒有想。要是我惱了你，原諒我罷，只是莫要嚷嚷。」她發言，在恐怖中抖索得越利害了。

我確信在那瞬間，當他看着他妻子底眼淚與驚詫的時候，一切在他心裏都顛倒而且發痛。我準信他比她更爲吃苦得多，但是他不能夠約制自己。在天性最好，神經衰弱的人們，有時候是如此，

他們雖然有着仁愛性，卻失了常，直到在自己底悲痛與憤怒中找到了享樂的時候，而且他們不問怎樣犧牲都要表現他們自己，就是傷着什麼其他無辜的人也罷，而時常總偏愛傷最近最親的人。一個婦女有時渴望着覺得不幸與悲傷，雖然她並沒有不幸與悲傷。在這方面，有許多男子也像婦女一樣，而且實在還是並不衰弱，有很少女性的男子。老人有一種強制的要爭吵的衝動，雖然他自己被這弄成不幸了。

我記得彼時我恍然有這種思想：在這之前，豈不或許他真地照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所描想的什麼計劃而走出去的嗎？要是上帝軟了他底心，他真地向納特沙那里走去了，而在路上變了心，或者有了什麼差池，於是使他拋開他底心意（因為準得如此），所以他憤怒而且微屈的回到家裏，以他剛纔的感情和願望爲羞，找人洩那因自己示弱而生的氣，並且就擇定了他疑爲有同樣感情和願望的人，那怎樣呢。或者當他要寬恕他女兒的時候，他幻想出他底可憐的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喜悅與狂歡，當毫無結果的時候，她自然是第一個吃苦的人了。

但是她底無助的神氣，當她在他前面因害怕而發抖的時候，感動了他。他似乎對他底憤怒害

羞，而且暫時約制着自己了。我們全沉默着。我盡力不去看他。但是好的瞬間沒有延長好久，費一切犧牲，他一定要藉什麼發作，若需要就用詛咒來表現他自己。

「你看，凡尼亞，」他突然說，「我是傷心的。我不要說話的，但是我必須無躲閃，坦然說話，照一切爽直人所應作的樣子，這種時候已經到了……你明白嗎，凡尼亞？我歡喜你來了，所以我要高聲在你面前說，使得別人們可以聽到：我痛恨這一切的糊塗事，這一切的眼淚，嘆息，和不幸了。從我心（這或者流血而且發痛罷）裏撕去的東西，永遠不會再回到我心裏來。是的！我這樣說，而且要照這作。我在說六個月以前所發生的事——你明白罷，凡尼亞？而且我這樣公開，這樣直接地說這件事，使你們對於我底話不至於鬧什麼錯，」他加上說，用他發光的眼睛看着我，而且顯然躲避着他妻子底害怕的瞬視。「我重覆說：這是糊塗事，我不要……這簡直是使我發瘋，各人看我能有這樣卑下的，衰弱的感情，彷彿我是一個呆子，彷彿我是一個最下流的光棍……他們想像我要悲傷瘋了……胡說！我已經扔開，已經忘記我底舊感情了！我對牠沒有記憶了！沒有沒有！還是沒有！

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而且這樣擊着棹子，使得茶杯叮叮發響。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你對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沒有感情嗎！看你向她作着怎樣的事！」我說，不能約束我自己，而且幾乎帶着恨怒看着他。但這只是在火焰上澆油罷了。

「沒有，我沒有！」他叫，抖索着而且臉變白了。「我沒有，因為沒有人對我有感情！因為在我自己尾裏，他們設計對付我，污我名譽，而且站在我底敗類女兒方面，她應該受我詛咒，受任何處罰！」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莫詛咒她……歡喜怎樣就怎樣，只莫要詛咒我們底女兒！」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痛號。

「我要詛咒她！」老人叫，比以前加倍高；「因為像我這樣受侮辱和不名譽，還指望我到該受詛咒的女子那里去，並且求她原諒哩。是的，是的，正是如此！我這樣在我自己家裏日夜地，日夜地，受着眼淚，嘆息，和呆蠢的暗示底苦磨！他們要軟化我……看看，凡尼亞，看看，」他加上說，倉卒地用他抖索着的手從他身旁袋裏取出紙來，「這是我們官司底記錄。捏造成了我是一個賊，是一個騙子，

我搶了我底恩人……我爲了她被人不信任，被人陵辱！唉，唉，看罷，看罷……」

於是他開始從他外衣底旁邊口袋裏掏出各種文件來，並且一張一張地扔在椅子上，不耐地從裏面找求他要給我看的那一張；但是彷彿命該如此似的，他所尋找的那一張並不出來。不耐地他把抓在手中的一切都從他袋裏拉出來，突然有種東西響了一聲沉重地落到椅子上。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發出一聲驚喊。這是失去的小匣子。

我難乎相信我底眼睛。血衝上老人底頭，並且汎濫在他底兩頰上；他驚愕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扣住手站着，懇求地看着他。她底臉因歡樂的希望閃光。老人底赧顏，他在我們面前的害羞……是的，她沒有錯，她現在知道她底小匣子怎樣失去的了！

她看出，他拾起牠來，對於他底獲得歡喜，而且或許因快樂而抖索着，嫉妬地把牠躲開一切的眼睛；看出在孤寂中，一切人看不到，他帶着無限的愛凝視了他堪愛的孩子底臉，凝視了而且凝視不够；看出或者像可憐的母親一樣，他將自己離開一切人關閉起來，向他底珍貴的納特沙說話，想像着她底答話，而且自己回答她；在夜間帶着煩惱人的悲痛，遏抑住的啜泣，他愛撫了而且親了這

親愛的影像，而且並非詛咒，卻祈求着對於她的祝福與寬恕，但是在別人面前他卻不要見她並且詛咒她。

「親愛的，所以你還愛她呀！」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不能在剛剛詛咒她底納特沙的嚴厲父親面前再約制自己了。

但是他一聽到她底驚嘆，就有一種瘋狂的忿怒在他眼睛裏閃耀。他抓起小匣，凶猛地扔到地上，並且開始憤恨地踐踏牠。

「我詛咒你，我詛咒你，永遠而且永遠！」他粗暴地叫，喘息着呼吸。「永遠！永遠！」

「天啊！」母親叫。「她底！我底納特沙！她底小臉子……在上面踐踏！在上面踐踏！暴君！殘酷的，無情的，驕傲的人！」

聽着他妻子底哀號，瘋狂的老人突然止住了，害怕着他所作的事。突然間他從地板上抓起小匣來，並且向門衝去了，但是還沒有走兩步，彼時他跪下了，胳膊放在面前的沙發上，讓他底頭無助地落下去了。

他啜泣着像一個孩子，像一個女人。啜泣絞扭他底心，彷彿要裂開牠一樣。耀武揚威的老人一瞬間變得比一個孩子還弱。哦，現在他不能詛咒她了；現在他在我們面前都不覺害羞了，並且在猝然的愛底突進中，用接吻覆掩他剛剛在脚下踐踏的畫像。似乎約制着這樣長久的他對於女兒的一切溫情，一切愛，現在帶着不可抗的力量爆發出來，而且搖動了他底全生命。

「寬恕，寬恕她罷！」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驚訝，啜泣着，屈身向他，而且擁抱着他。「把她帶回她底家罷，親愛的，在可怕的大審日，上帝要爲你底憐憫和謙卑報告你……」

「不，不！任意怎樣也不決不！」他用破粗的，氣息壅塞的聲音叫，「決不決不！」

第十四章

我到納特沙那里的時候，天晚了，十點鐘了。那時候她住在芳潭加 (Fofanika)，靠近謝米諾夫 (Semyonov) 橋，在屬於商人科羅徒須金 (Kolobushkin) 的烏槽一圍的建築中，第四層樓上。當她初離開家的時候，她和亞歷沃沙有一時曾住在一處很好的層樓裏，不但卻美麗而且方便，在力特尼 (Titerny) 一所房子底第二層上。但是青年親王底錢財不久就用光了。他沒有作音樂教師，卻借了錢，而且不久負了很重的債。他把錢化在裝飾層樓，贈納特沙禮物上面，她盡力制止他底浪費，責罵他，而且甚至有時候因這而哭。亞歷沃沙帶着他底感情的和易動情的天性，有時候整個禮拜地在夢想中胡思，他要怎樣獻給她一種禮物，以及她要怎樣接受，將這當作他自己底真正的款待物，並且狂歡地預先告訴我他底夢想和預料。於是對於她底眼淚和譴責是這樣喪氣，人覺得爲他傷心的，而且時間前去，這些禮物變成責難，傷心，和口角底原因了。而且亞歷沃沙沒有告訴納

特沙知道，化去了許多錢，被同伴領跑，對她又不忠實。他訪問各種的明納和約瑟非（譯註）雖然同時他親親地愛着她。他對於她的愛，在他是一種苦楚。他時常喪氣而且抑鬱的來看我，聲稱他連納特沙底小指頭也不值，他粗魯而且壞，不能了解她，而且不值得她底愛。他在或種程度上是對的。在他們間沒有平等；和她比較，他覺得像一個孩子一樣，而且她時常把他看作一個孩子。他帶着眼淚悔恨他與約非非的關係，而他卻求我莫向納特沙說。他在這些分開懺悔之後，膽怯而且抖索着和我（堅持要我去，說他在所作的事後害怕見她，而且我是能助成他的唯一的人）一同回到納特沙那里去的時候，納特沙一見他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她嫉妬得可怕，而且我不知道她怎麼時常寬恕他底失錯。時常是這樣的：亞歷沃沙和我一同走進去，膽怯地向她說話，而且帶着膽怯的溫存看進她底眼睛。她即刻就猜出他作了錯事了，但是不顯形跡，而且她決不先開始來說這事，反之，卻時常倍加她底撫愛，並且變得更溫存，更活潑——這在她並不是做作或預定的策略。不是因為她底天性，在寬恕和慈悲中有一種無限的洪福；彷彿在寬恕亞歷沃沙的過程中，就有一種特別的精

譯註——明納和約瑟非代表德國的羅紋。

微的魔力一樣。實在的，這只是在約瑟非的問題上罷了。看見她底仁慈與寬恕，亞歷沃沙就不能約束自己了，而且並沒有問他什麼問題，立刻就把全盤故事說出來了——寬舒他底心，而且「一如從前」如他所說。當他得到她底寬恕的時候，他立刻就狂喜起來，有時甚至帶着歡樂與感情喊叫，親吻而且擁抱她。於是即刻他底精神奮起，而且帶着孩子氣的坦白，開始將他與約瑟非的經歷，給她一個完全的敘述；他哂而且笑，祝福納特沙，而且把她恭維到天上，於是晚間就幸福而且歡欣地完結了。當他所有的錢都化去了的時候，他就開始賣東西。因為納特沙堅持，為她在芳潭加找了一處便宜的小層樓。他們底東西繼續出賣；納特沙現在甚至賣她底衣服，而且開始找工作了。亞歷沃沙聽到的時候，他無限地失望；他罵他自己，叫道他藐視他自己，但同時又不作事改良他底情況。現在是最後的財源也用光了；留給納特沙的只有工作，而且報酬很可憐！

一上來他們同住的時候，亞歷沃沙和他父親間有一場凶猛的爭吵。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彼時要他兒子娶伯爵夫人底女兒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非力毛諾夫 (Katerina Fyodorovna Filimanov) 的主意，只是一種圖謀就是了。但這是涵蓄的圖謀。他帶亞歷沃沙去看那年青的女子，

甘言勸他盡力得她歡心，而且要用辯論和威嚴說服他。但是這計劃因為伯爵夫人的關係完全失敗了。於是亞歷沃沙底父親就將他兒子和納特沙的事閉目不聞，聽之時日去了。知道亞歷沃沙底無恆心和輕浮，他希望這件愛情公案不久就會過去了。關於他和納特沙結婚的可能性，親王近來不再操心了。至於兩個愛人呢，他們放過這個問題，直等到他們父親正式和解可能，或漠然地到環境有什麼變遷的時候，而且納特沙顯然是不願討論這個問題的。亞歷沃沙秘密地告訴我，他父親在一方面倒有點歡喜這件事體。他歡喜伊須曼耶夫底謙卑，為形式關係，他還擺着不歡喜他兒子的樣子，減少他底並不算寬裕的供給（他對他極慳吝），而且威嚇着連那也要停止。但是他不久就到波蘭追伯爵夫人去了，她在那里有事。他還積極從事於他求偶的圖謀。雖然亞歷沃沙要結婚實在還年青點子，然而女孩是很有錢的，而且是太好的機會，不能給滑過去的。親王最後達到他底目的了。謠傳達到我們：婚配終於同意了。在我所寫的時候，親王剛剛回到彼得堡。他親熱地和他底兒子相見，但是亞歷沃沙和納特沙關係的堅持，對於他是一種不快意的驚愕。他開始有了疑惑，覺得氣餒。他嚴厲而且加重地堅持要他兒子斷絕這種關係，但是不久他忽然得到一個有效得多的

進攻方法，他強把亞歷沃沙帶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她底繼女雖然還不過是一個孩子，卻幾乎是一個美人了，歡快，伶俐，溫柔，有希有的善心和坦白的，無玷的靈魂。親王料想六個月底過去一定會有點影響的，納特沙不能再有新奇魔力了，而且他兒子不會以六個月前同樣的眼睛，去看他提婚的未婚妻了。他底推算只有一部分是對的……亞歷沃沙確乎受吸引了。我必須加敘，父親對兒子突然變得異常親熱（雖然他仍然拒絕給他錢）。亞歷沃沙覺得他父親底較大的親熱，遮蓋着一種沒改變的，固執的決定，他是不快樂的——但是卻不像是每天不見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那樣不快樂。我知道他五天沒有向納特沙露面了。在從伊須曼耶夫家向她那里去的路上，我不安地猜想她要和我討論什麼。我老遠就可以看見她窗裏的光。我們老早就規定好了，要是他急於需要我的時候，她應當在窗裏放一隻蠟燭，使得我偶而走那里過的時候（這幾乎是每晚如此）我可以從窗裏的亮猜出她期待我，需要我。近來她時常把蠟燭放在窗子裏……

第十五章

我看見納特沙獨自一個。她緩緩地在屋裏走來走去，手鉤在胸膛上，沉入深思。煖炊站在桌子上幾乎熄了。這是老早以前爲我預備下的。帶着微笑，她沒有說話向我伸出她底手。她底臉是蒼白的，而且有苦痛的表情。在她底微笑中，有一種忍耐，溫存，苦楚的神氣。她底明亮的藍眼睛似乎長大了，她底頭髮因爲她臉面底蒼白和消瘦，看來是厚些了。

「我剛想你來了哩，」她說，把她底手給我。「我正要派瑪夫拉 (Marta) 去問；我怕你許又病了。」

「沒有，我沒有病。我就誤了。我就告訴你。但是什麼回事呢，納特沙，發生了什麼事呢？」

「沒有發生什麼事呀，」她回答，吃驚了。「爲什麼？」

「爲什麼，你寫……昨天你寫信叫我來，並且定了鐘點，莫要先來或後到；你平常並不如此。」

「哦是了！昨天我期待他呢。」

「唔，他還沒有到這里來嗎？」

「沒有。我想要是他不來，我必得和你把事情談一談，」停一下她加上說。

「那今晚你也期待他了嗎？」

「沒有，今天他在那里。」

「你以為怎樣，納特沙，他就不回來了嗎？」

「自然他要來的，」她回答，帶着特別的熱誠看着我。她不歡喜我問話底唐突。我們沉入沉默中，在屋裏來回走。

「我這時全期望着你來，凡尼亞，」她帶着微笑又開始。「你可知道我在作什麼？我走來走去，在背詩。你可記得那鐘，那冬天的路，「我底煖炕在橡樹棹上滾沸……我們一同讀」

「暴風雪度過了，從千百萬迷蒙守望的夜底眼，
有亮光底一閃。」

「於是：

「忽然我聽見熱烈的聲音高唱

伴著鐘聲親密地在響

哦，什麼時候我底親愛的從這方歸來

休歇在我底胸上？」

我底生活是何等的生生活黎明底朝霞

在窗玻璃底冰幔上遊蕩；

我底暖炊滾沸在椽木棹上，

明亮的，辟拍的爐火，照醒了拐角，

看得見我底花帳的臥床。

「這是何等好啊。這些詩是何等使人痛苦啊，凡尼亞。而且是怎樣一幅活鮮的，幻想的畫圖！這正是一幅只有粉筆畫上輪廓的畫布。你愛什麼就可以刺繡什麼！兩個感覺：最早的，和最晚的。那煖炊，那花帳——都是何等家常。這就像我們自己家裏的小鎮上什麼小屋一樣；我覺得我彷彿能夠看見那小屋：一間新的木造的小屋，防雨板還沒有釘上……於是另一幅畫圖。

「忽然我聽見同一的聲音高唱，

伴着鐘聲淒涼地在響：

哦，我底舊友在那里呢？我怕他走進來

親親熱熱地將我擁抱。

我忍受何等的生活！

哦，我底屋子何等狹促陰沉！風從窗孔裏吹進。

小窗外只生一棵櫻桃樹，

或許現在業已不存，——

窗玻璃上的冰霜已經將牠遮隱。這是什麼人生！

榻上的花失去了歡快的色調，

我病中徘徊；離去所有的親人，

沒有一個人罵我，也沒有一個人愛我了，

只有老婦人絮語低聲……

「我病中徘徊。」那病字放進去得何等好呵。「沒有一個人罵我。」在那行裏有着何等的
溫存，何等的柔和；何等的回憶的苦惱，人自己引起的苦惱，而且要深思着牠們的。天啊，這是何等好
何等真……」

她停止說話了，彷彿在和她喉嚨裏正起的抽搐鬥爭着一樣。

「親愛的凡尼亞！她一分鐘之後說，於是她又停住了，彷彿她忘記了她所要說的話，或是沒有思想，僅從突然的感情說話一樣。

同時我們仍然在屋裏走來走去。聖像前點着一盞燈。近來納特沙越變越虔誠了，而且不願意人向她說這個。

「明天是節日嗎？」我問。「你底燈點亮了。」

「不是，不是節日……不過，凡尼亞，坐下罷。你一定疲乏了。你喝茶嗎？我想你還沒有喝過罷？」

「我們坐下罷。我已經喝過茶了。」

「你從那里來？」

「從他們那里。」

我們時常這樣稱她底老家。

「從他們那里？你那來時間呢？你自己去的嗎？還是他們要你去的呢？」

她用許多問題圍困我。她底臉面因情緒更蒼白了。我詳細地告訴她我和她父親的會遇，和她母親的談話，以及對於小匣的情景。我詳細地告訴了她，敘述了各種的感情陰影。我決沒有向她隱瞞過什麼事。她熱誠地傾聽，捉住了我所說的每個字。眼淚在她眼睛裏閃灼。對於小匣的情景深深感動了她。

「停住，停住，凡尼亞，」她說，時常打斷我底故事。「再準確些告訴我每件事，能怎樣準確就怎樣準確地把一切事情告訴我；你告訴我得還不够準確……」

我說過又說，每分鐘回答着她對於瑣事的不斷的問題。

「你真的以為他是來看我嗎？」

「我不知道，納特沙，而且其實我不能決下我底心；他為你傷心而且愛你，那是顯然的；但是他向你這裡來，那是……是……」

「他親了小匣嗎？」她插入說。「他親的時候說什麼呢？」

「說得不接氣。除了驚呼之外沒有什麼；他用最溫存的名字叫你；他要你。」

「要我？」

「是的。」

她靜靜地啜泣。

「可憐的東西！」她說。「要是他什麼都知道，」短的沉默之後她加上說，「那是不足驚的。關於亞歷沃沙底父親他也聽到許多了。」

「納特沙，」我膽怯地說，「我們到他們那里去罷。」

「什麼時候？」她問，變蒼白而且幾乎從椅子上站起來了。

她以為我強勸她即刻就去。

「不去，凡尼亞，」她加上說，將兩手放在我肩上，而且憂傷地微笑着，「不去，親愛的，你時常那樣說，但是……我們不談好些。」

「這可怕的糾葛永遠不完結嗎？」我悲傷地叫，「你能這樣驕傲，不去走第一步嗎？這要得你作；你必須先向前去。或者你父親就在等着那來寬恕你……他是你父親；他受你損害了！敬重他底

驕傲；那可算是正當的，那是自然的！你應當作，只要試一試，他就要無條件寬恕你的。」

「無條件！那不能够。凡尼亞，莫要無所爲來責備我。我日夜在想着這件事，而且我現在也在想着。或者在我離開他們之後，沒有一天不想到罷。而且我們談得何等多呵！你自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試試！」

「不，親愛的，不可能。我要試，我只不過使他對我更刻毒罷了。不能挽回的東西是不能弄回來的。你可知道什麼是人不能挽回的東西？我和他們在一塊過的那些幸福的，孩子氣的時日，是決不能挽回的。要是我父親寬恕我，現在他是不大會明白我的。他當作一個小女孩，一個長大的孩子來愛我。他驚嘆我底孩子氣的單純。他時常愛撫我底頭，正如在我是七歲的孩子，時常坐在他膝上，而且向他唱孩子氣的小歌的時候一樣。從我最早的童年，到最後的日子，他時常到我床那里，而且替我爲夜間祝福。我們底不幸之前一個月，他爲我買了些耳環作爲一種密物（但是我完全知道了），而且歡喜得像一個孩子一樣，想像着我爲這禮物要何等歡喜，當他查覺我老早就全知道他買耳

環的時候，他可怕地和一切人生氣，尤其和我。我走前三天，他看出我喪氣了，於是他自己也那樣喪氣，竟使得他病了，而且——你相信嗎——爲要使我開心，他提議買票到戲園去……是的，實在的，他以爲那會使我好起來。我告訴你，他作爲一個小女孩一般認識我，愛我，而且他甚至連想也不願想，我有一天會成一個女人……這決沒有進過他底腦子。假如我現在到家裏去，他會不認識我的。即使他寬恕我了，他現在要遇見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不同了；我現在不是一個孩子了。我經歷過許多了。即使他滿意我，他也還要爲他過去幸福嘆息的，而且悲傷我和他時常拿來當孩子一樣愛的時候不同了。過去總似乎是最好的，總帶着痛楚而記起牠來。哦，過去是何等好呵，凡尼亞！她叫，因了自己的話而恍惚起來，並且用痛苦地用從她心裏迸出的這驚呼，打斷了她自己。

「你所說的都是實在的，納特沙。」我說。「所以他必須學着重新認識你而且愛你了。尤其要認識你。自然他要愛你的。你真以爲他，用他底心，不能認識而且了解你嗎？」

「哦，凡尼亞，莫要不公道！我裏面有什麼要了解的東西呢？我不是那意思。你知道，還有點別的事：一個父親底愛也是嫉妬的，一切都不使他知道，和亞歷沃沙開始安排，他不知道，而且沒有看出

來，他傷心的。他知道他沒有預先看出來，於是他就將我們底愛底不幸結果，和我底逃亡，歸究於我底「負恩的」秘密性去了。一上來我沒有到他那里去。以後我不會向他自白我心裏的每一衝動；反之，我卻完全在我自己心裏隱藏起來。我瞞着他，而且我向你保證，凡尼亞，這秘密地，較之事實底自身——我離開他們，而且將我自己拋棄給我底愛人——對於他是一種更壞的損害，更壞的侮辱。假設他像父親一般熱誠地而且親愛地會我，然而不和底種子是還存留着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要有失望，誤解，責備。而且更有進者，他不會無條件寬恕的，即使我說，而且真正從心底裏說，我明白我怎樣傷了他，而且對他行爲怎樣壞也罷。雖然他若是不了解我和亞歷沃沙的一切幸福犧牲我自己的何等多，我經歷了何等的不幸，會傷我底心，然而我願毀滅我底感情，我願棄絕一切事——但是那在他是不夠的。他要堅持着一種不可能的贖罪；他要堅持着要我詛咒我底過去，詛咒亞歷沃沙，而且追悔我和他的愛。他要不可能的東西，要挽回過去，要從我們底生活中擦去過去的六個月。但是我不願詛咒任何人，而且我不能追悔。這並不是做作；這是正好如此發生的。……不行，凡尼亞，現在不行。時期還沒有到。」

「時期什麼時候到呢？」

「我不知道……我們必須要用痛苦造出我們將來的幸福；用新的不幸付價牠。一切都被痛苦所淨化……哦，凡尼亞，世間有好多痛苦啊！」

我沉默，而且思索地看着她。

「你爲什麼那樣看着我呢，亞歷沃沙——我是要說凡尼亞！」她說，對她自己底錯誤微笑着。」「我在看着你底微笑，納特沙。你從那里得來的呢？你慣常不是那樣微笑的。」

「噫，我底微笑裏有什麼呢？」

「舊的，孩氣的單純還在，那是實在的……但是當你微笑的時候，彷彿你底心在可怕地發着痛。你瘦些了，納特沙，而且你底頭髮似乎厚些了……你穿了什麼衣裳？你在家裏時常穿的，不是嗎？」

「你是何等愛我啊，凡尼亞，」她說，親愛地看着我。「你怎樣呢？你在作着什麼事？事情於你怎樣？」

「完全一樣。我還在寫我底小說。但是困難。我不能繼續下去。感興乾枯了。我敢說，無論怎樣我可以把牠草草弄起來，而且也許可以有趣。但是毀壞一種好的觀念是可惜的。這是我所愛的一種觀念。但是必須按時爲雜誌把牠預備起來。我甚至想放棄了長篇，速就一篇短篇小說，一點輕快的，嫺雅的東西，而且一點悲觀主義底痕跡也沒有。完全沒有一點痕跡……每人都應當歡喜而且快樂。」

「你是這樣一個辛苦的工作者，你可憐的孩子！司密斯怎樣呢？」

「不過司密斯死了啊。」

「他沒有對你作祟嗎？我正經地告訴你，凡尼亞，你病了，而且你底神經錯亂了秩序了；你時常沉迷在這樣的夢裏。你告訴我租那間屋的時候，我就在你裏面見到了。那末屋子潮濕，不好了？」

「是的，今天晚上我在那里有了一次險遇……不過這我以後再告訴你罷。」

她不聽了，她沉沒在深思中坐着。

「我不知道我那時怎能離開他們。我害着熱病，」最後她加上說，帶着似乎並不期待回答的

表情看着我。

假如我那時候向她說話，她會不聽我的。

「凡尼亞，」她用難乎聽得到的聲音說，「我爲一種原因請你來。」

「什麼原因？」

「我就和他分離了。」

「你們已經分離，還是就要分離呢？」

「我必須完結這種生活。我請你來，使得我可以告訴你所有的事，一切，一切堆集着，我直到現在還瞞着你的事。」

她常是這樣開始，向我密言她自己祕密的心意，而卻幾乎時常如此；我老早以前就從她聽到整個的祕密了。

「唉，納特沙，我已經從你聽到一千次了。自然你們再一同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你們底關係是這樣一種奇怪的關係。你們沒有相同的東西。不過你有力量嗎？」

「以前只是一種觀念，凡尼亞，但是現在我十分決心了。我愛他超過一切，然而似乎我是他底最壞的仇敵。我將要毀壞他底將來。我必須使他自由。他不能娶我；他沒有力量反抗他父親。我也不要束縛他。所以他和他們撮合的女子戀愛，我實在是歡喜的。這可以使分離在他比較容易。我應當作這是我底責任……假如我愛他，我應當爲他犧牲一切。我應當證明我對他的愛；這是我底責任！是不是？」

「但是你說不服他，你知道。」

「我並不是要去說服他。要是他這時候來，我和他還完全一樣。但是我必須找一種方法，使離開我在他比較容易，沒有一種良心的悔痛。這是使我焦心的，凡尼亞，幫助我。你不能勸告我點什麼嗎？」

「只有一種方法，」我說，「完全不愛他了，和別一個人戀愛去。但是我懷疑就這是否能夠達到目的；一定你知道他底性格。他五天沒有到這里來看你了。假設他完全拋開你了。你只要向他寫，你就離開他了，他要立刻就跑到你這里來。」

「你爲什麼不歡喜他呢，凡尼亞？」

「我？」

「是的，你！你是他底仇敵，祕密的，和公開的。你談到他不能夠沒有復仇的意味。我看出不下千次了，卑屈他而且污讒他是你最大的快樂！是的，污讒他，這是實話！」

「你這樣告訴我也不下千次了。够了，納特沙，我們放下這談話罷。」

「我要搬到別的住處，」沉默一下她又開始說。「莫生氣，凡尼亞。」

「唔，他會到別的住處去的，我向你保證我沒有生氣。」

「愛，一種新的，強的愛，可以把他拉回去。假如他回到我這里，那只是一時的，你不以爲這樣嗎？」

「我不知道，納特沙。一切在他都是那樣矛盾。他要娶那個女子，也要愛你，即刻他就可以都作到的。」

「假如我準知道他愛她，我會決心的……凡尼亞！什麼事也不要瞞我！你可知道什麼你不願告訴我的事嗎？」

她帶着不安的，追求的疑視看着我。

「我什麼也不知道，親愛的。我以我底榮譽擔保；我和你總是坦然的。不過我要告訴你我所想的事：他和伯爵夫人底繼女相戀並不如我們所設想之甚，倒是頗像的。沒有什麼，只不過是吸引就是了……」

「你以爲這樣嗎，凡尼亞？天啊，要是我拿得準也罷！此刻我怎樣願見他啊，僅只看看他啊！我會從他臉上查覺一切！但是他~~不來~~！他不來！」

「真地你不在等待他嗎，納特沙？」

「不，他在她那里；我知道。我派人打聽到了。我也怎樣願意見她啊……聽着，凡尼亞，我在胡說八道，不過我真地不能見她，不能在什麼地方會會她嗎？你以爲怎樣？」

她急躁地等着聽我要說什麼話。

「你可以見她。不過單只見她是不值什麼的。」

「只要見見她，在我就夠了；那末我自己就可以明白了。聽着，我變得這樣笨，你知道。我在這裏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時常是獨自地，時常是獨自地，時常在想，思想像旋風一般衝來！是這樣可怕！我想到一件事，凡尼亞；你不能認識她嗎？你知道女伯爵崇拜你底小說（你有一時自己也說過呀。）你有時赴親王底晚會；有時候她在那里，想法見見她。或者亞歷沃沙可以介紹你。那末關於她你就可以告訴我一切了。」

「納特沙，親愛的，我們以後再談那個罷。告訴我，你正經地以為你有力量擔當分離嗎？現在看看你自己；你是不寧靜的。」

「我……要……有！」她回答，幾乎難以聽到，「一切只要爲他。我全生活爲他底緣故。但是你可知道，凡尼亞，我愛不了他現在和她在一塊，而且忘記了我；他正在她跟前坐着，談着，笑着，如他時常在道里坐着一樣，你記得嗎？他在看着她底眼睛；他時常那樣看人——而且他永遠心裏沒想到過我在這里……和你。」

她沒說完停住了，而且絕望地看着我。

「唔，納特沙，你剛剛還在說……」

「我們即刻就分離罷，出乎我們自願。」她帶着閃光的眼睛插入說。「我爲這願給他我底祝福……但是凡尼亞，他要先忘記我難啊！凡尼亞，這是何等的煩惱！我不明白我自己。人想着一件事，但到作着的時候就不同了。我怎麼了！」

「靜些，靜些，納特沙，安靜安靜你自己罷。」

「現在五天了。每點鐘，每分鐘……假如我睡覺，我只夢着他，只夢着他！我明白告訴你罷，凡尼亞，我們到那里去罷。你帶我！」

「靜些，納特沙！」

「是的，我們要去！我只是在等着你過去三天我都在想着這件事。我寫信給你就是這意思。……你必須帶我，你一定莫要拒絕我這個……我等待你……三天了……今晚那里有一個聚會。……他在那裏，我們去罷！」

她彷彿幾乎瘋了。過道中有聲音，瑪夫拉似乎在和什麼人爭論。

「停住，納特沙，是誰？」我問。「聽。」

她帶着懷疑的微笑聽，而且突然變得可怕地白。

「天啊！誰在那里？」她說，幾乎聽不到。

她要止住我，但是我走進過道到瑪夫拉那里去了。是的！確乎是亞歷沃沙！他在問着瑪夫拉什麼事。她一上來不准他進來。

「你從那裏跑出來的？」她問，帶着權威底神氣。「喔，你作什麼去啦？那末好罷，進來，進來！你會用你底乳油籠絡住我的！進來！我不知道你自己將作何說！」

「我誰也不怕！我就進去！」亞歷沃沙說，不過有些煩亂就是了。

「喔，那就進去罷！你是一個刁孩子！」

「那末我就進去了！唉，你也在这里呀！」他說，看見我了。「你在這裡是何等好啊！喔，你看，我到這里來了……我作什麼更好呢？」

「只進來就是了，」我回答。「你怕什麼？」

「我不怕什麼，我向你保證，我敢斷言我沒有過錯。你以為我有過錯嗎？你會明白的；我就要解

釋。納特沙，我能進去嗎？」他帶着一種做作的大膽叫，站在關閉着的門前。沒有人回答。

「什麼回事？」他不安地問。

「沒有什麼，她剛纔還在那里哩。」我回答。「能有什麼事……」

亞歷沃沙小心地開開門，並且膽怯地在屋裏看。看不見一個人。

突然他看見她在角落裏了，在食櫥和窗子之間。她站着彷彿在躲藏，死多活少的。現在我回想起來的時候，不禁微笑。亞歷沃沙緩緩而且謹慎地走到她跟前去。

「納特沙，什麼回事呀？你好嗎，納特沙？」他膽怯地說出來，帶着一種倉皇失措的神氣看着她。

「哦，一切都好！」她在可怕的紛擾中回答，彷彿她迷糊了一樣。「你……你要點茶嗎？」

「納特沙，聽着，」亞歷沃沙開始，完全被壓服了。「或者你相信我錯了。但是我沒有一點也沒有。你就要明白的，我就告訴你。」

「爲什麼呢？」納特沙低語。「不用，不用，你不用……來，把你底手給我，於是……就過去了

……和以前一樣……」

於是她從角落裏出來。羞紅開始來到她底兩頰上了。她向下看，彷彿她怕看亞歷沃沙一樣。

「好天爺！」他狂歡地叫。『假如真地我錯了，以後我就不敢看她了。看哪，看哪！』他叫，轉向我，「她以為我錯了；一切都對着我；所有狀態都對着我！我五天沒有到這里來了！有謠言說我和我底訂婚者在一處——怎麼呀？她已經寬恕我了！她已經說，『把你底手給我，於是就過去了！』納特沙，我底心愛的人，我底天使！這不是我底錯，你必須知道！一點點也不是！完全相反！完全相反！」

「不過……不過你現在要在那里的啊……現在那里請你啊……你怎麼到這里了？什麼時候？」

「十點半！我到那里去了……但是我說我不好，走開了——這——這是第一次，我五天裏第一次自由。我能拉開我自己，而且到你這里來，這是第一次，納特沙。這就是說，以前我能够來，但是我故意沒有來，納特沙。爲什麼呢？你即刻就會知道。我要解釋；我正是爲解釋而來的。只是這一次我一點過錯也沒有，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

納特沙擡起頭，並且看着他……但是遇見她的那眼睛是那樣的誠實；他底臉是那樣的充滿了歡

樂，真誠，和好意，不能不相信他的。我指望他們要叫出來，而且彼此闖進懷里去的，如以前在這樣和
解時所時常發生的一樣。但是納特沙似乎被她底快樂制服了；她把她底頭低垂在她底胸上，而且
……溫存地哭起來了。……於是亞歷沃沙不能約束自己了。他撲在她底腳前。他親她底手，她底腳。
他似乎瘋了。我推一張安樂椅給她。她撲咚坐在里面了。她底腿在下面支不住了。

第二部

第一章

一分鐘後我們都笑起來了，彷彿我們瘋了一樣。

「讓我解釋，讓我解釋！」亞歷沃沙叫，他底響亮的聲音超出我們底笑。「他們以為正和平常一樣……我帶着些胡鬧來了……我說，我有點最有趣的事要告訴你們。但是你們還安靜下來嗎？」

他極端煩燥着要說他底故事。人可以从他臉上看出，他有重要的新聞。但是對於有了這種新聞，他在純樸的驕傲中所擺的莊嚴神氣，即刻鬪笑了納特沙。我也不禁笑了。他越和我們生氣，我們就越笑。亞歷沃沙底煩燥，和隨後的孩子氣的失望，最後使我們到了果戈理（Gogol）底海軍士官

候補底境地，他是只要有人一擡起指頭，就要狂笑起來的。瑪夫拉從廚房裏出來，站在門口，帶着莊嚴的憤怒看着我們，惱着亞歷沃沙沒有走進來得納特沙一頓好「責罵」，如過去五天她所熱誠預料的樣子，而我們卻都那樣歡快。

最後納特沙看出我們底笑有傷亞歷沃沙底感情，就停住笑了。

「你要告訴我們什麼？」她問。

「喂，我要安置煖炕嗎？」瑪夫拉問，一點沒有禮節地插進來。

「滾罷，瑪夫拉，滾罷！」他叫，對她擺動他底手，惱着要除去她。「我要告訴你們已經發生的，正在發生的，和就要發生的一切事，因為我都知道。我看，朋友，你們要知道我過去五天在什麼地方——這是我所要告訴你們的，但是你們不讓我起頭說，這些時我全欺騙着你，納特沙，老久我就欺騙着你了，這是主要的事。」

「欺騙我？」

「是的，在過去一月欺騙你；在我父親回來之前就開始了。現在完全公開的時機到了。一月以

前，在我父親還沒有回來的時候，我從他得到一封老大的信，對這我向你們都沒有說。在他底信中，他明白而且簡單地告訴我——而且，我向你們保證，他用了那樣嚴重口氣，實在使我出驚——我底訂婚已經是定規了的事實，我底未婚妻簡直是沒有缺限的；說我對她自然還不够好，但是我卻必須娶她；所以我必須預備着把這一切胡鬧置之頭外，等等，等等——自然我們知道他說胡鬧是什麼意思。喔，這封信我瞞着你們了。」

「你沒有！」納特沙插口。「看他怎樣奉承他自己啊！其實他即刻都完全告訴我們了。我記得你突然間是怎樣馴服而且溫存，而且不離開我身旁，彷彿爲什麼事覺得犯罪了一樣，於是你將全信一片斷一片斷地告訴我們了。」

「不能夠，主要點我準信不曾告訴你們。或者你們都猜着了什麼，但那是你們底事。我沒有告訴你們。我保守祕密，而且對這是可怕地不快樂。」

「我記得，亞歷沃沙，你不斷地請教我，而且將一切都告訴我了，自然一次只告訴一點，彷彿是一種想像的情形一樣。」我加上說，看着納特沙。

「你什麼都告訴我們了！請莫要自誇了，」她隨和說。「彷彿你能保守什麼祕密哩！欺騙不是你底長處。就是瑪夫拉也全知道了。你不知道嗎，瑪夫拉？」

「我怎能不知道？」瑪夫拉反答，從門那里突出頭來。「三天沒過，你就全盤告訴我們了。你連一個孩子也欺騙不了。」

「噀！向你們說話是多惱人呵！你爲了怨恨做這一切事，納特沙！你也錯了，瑪夫拉。我記得，我那時候像一個瘋人一樣。你記得嗎，瑪夫拉？」

「確乎我是記得的，現在你也像一個瘋人。」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你可記得，那時候我們沒有錢，你去當我底銀煙盒。而且更甚者，瑪夫拉，讓我告訴你罷，你忘了形，而且對我可怕地無禮。是納特沙使得你這樣子的。就假設我一點一點地一時把一切都告訴你們了罷（現在我記起了），但是你們不知道信底口氣，信底口氣呀。我告訴你們罷，口氣是信裏最關重要的。這是我所正說的事。」

「噫，什麼口氣？」納特沙問。

「聽着納特沙，你不斷鬪趣般地發出問題。對這事莫鬪笑話。你確信我罷，這是很重要的。信用這樣口氣，我絕望了。我父親從來沒有像那樣對我說過話。彷彿他寧願力司彭（Lispson）地震，不願自己失敗；這就是信中的口氣。」

「好罷，告訴我們罷。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呢？」

「唉，天啊，爲着怕駭了你！我希望一切由我自己安排。喔，在那封信後，我父親一來，我底麻煩就要始了。我預備自己堅決地，分明地，而且熱誠地回答他，但是總沒有實現。他決不問我，他機靈！反之，他舉止彷彿全盤事情都定規了，彷彿我們間的區異或誤解都是不可能的了。你聽到嗎，不可能的，這樣的信心！而且他對我是那樣親愛而且溫存。我簡直吃驚了。你要知道，伊凡彼得羅維奇，他是何等伶俐啊！他什麼都讀；他什麼都知道；你只要看他一下，他就知道你所有的思想，彷彿是他自己底思想一樣。他爲什麼被人稱爲一個陰謀家，是無疑的了。納特沙不歡喜我稱讚他。莫難過，納特沙。事情是這樣的……哦，順便說一下！上來他不給我一點錢，但是現在他給了。昨天他給了一點。納特沙，我底天使！我們底貧窮現在過去了。這里，看哪！所有過去六月他爲處罰我而停止的供給，

他昨天都付出了。看有好多；我還沒有數哩。瑪夫拉，看有好多錢，現在我們不用當我們底湯匙和鈕鈕了！

他從袋裏拿出怪厚一把的票子，一千五百盧布，並且放在棹子上。瑪夫拉帶着驚異與讚揚看着亞歷沃沙。納特沙熱誠地催促他往下講。

「喔，所以我不知道我要作什麼了，」亞歷沃沙繼續說。「我怎樣反對他？假如他對我起惡感，我向你保證，我不會想兩次的。我會明白告訴他我不願，說我現在長成，是一個人，而且這事就完了。相信我罷，我會堅持着的。但是照現在這樣，我能向他說什麼呢？不過不要責備我。我看你似乎不高興，納特沙。爲什麼你們彼此相看無疑地你們在想：他們在這裡即刻將他抓住了，他連一粒意志也沒有。我有意志，我所有的意志比你們所想的。明證是：雖然在我這樣地位，我還即刻告訴我自己：「這是我底責任；我必須將一切事，一切事告訴我父親，」於是我就開始說話，將一切事情告訴他了，而且他聽。」

「不過什麼呢？你確乎告訴他什麼了呢？」納特沙煩燥地問。

「嘿，告訴他我不要什麼其他的未婚妻而且我已經有一個了——你這就是說，我還不會將這簡捷了當地告訴他，但是我卻預備他接受這事了，而且我明天要告訴他。我決了心了。開始我說，爲金錢而結婚是可羞而且卑下的，而且在我們自己自認爲貴族簡直是糊塗（我十分坦然地向他說話，彷彿他是我底兄弟。）於是我向他解釋我是屬於第三階級的，而且第三階級是主要的，我驕傲我正和別人一樣，並且不要用任何方法使自己顯達；實在，我將這一切健全觀念都放在他面前了。我熱誠而且確信地談話。我自己對我自己出驚。我甚至從他自己底觀點向他證明……我直接向他說出來——我們怎能自稱親王呢？這只是出身的事罷了；因爲我們有什麼親王氣派的東西呢？我們並不特別有錢，而錢卻是要點。現今最大的親王是洛司卡德（Rothschild），其次，在現實的社會中，關於我們好久就無所聞了。最後一個是西米昂華爾科夫斯基（Semyon Valkovsky）叔父，而他只在莫斯科知名，並且他著名只爲他敗了他最後三百個農奴，要是父親不自己弄錢，他底孫子就要自己犁地了。有那樣的親王。我們沒有可以驕傲的事。簡單說，我滿肚的事都告訴他了——熱誠而且坦白地告訴他一切事，其實我還多說了一些。他甚至回答我都沒有，卻只責備我不

到耐因司奇(Nainsky)伯爵家裏去，於是告訴我必須盡力而且保持着K親王妻子(我底教母)底善意提拔，要是K親王妻子歡迎我，那我就到處被人接待，而且我底事業就有了保證了，於是他就對這儘說下去！一切都暗示着我和你在一起之後，就拋開每個人了，納特沙，而且這都是你底影響。但是到現在他沒有直接說到你過。實在他顯然迴避着。我們都在相互地防衛着，等待着，把捉着，你可以放心，我們方面要佔勝利。」

「是了。但是怎樣收場的呢，他決定怎樣呢？這是有關係的。你是何等的饒舌者呵，亞歷沃沙！」

「誰知道呢。說不了他怎樣決定的。不過我不是一個饒舌者；我在說着有意思的話。他沒有定規什麼事，卻只對於我底辯論微笑；而且是這樣的微笑，彷彿他爲我悲哀一樣。我知道這是屈服，但是我並以爲羞。」我完全和你同意。」他說，「不過我們到耐因司奇伯爵家裏去罷，而且你記住莫要在那里說什麼話。我了解你，但是他們並不。」我相信他自己不是到處很好地受人接待的；人們爲着什麼事情氣他。他現在似乎在社會上不得人歡喜。伯爵一上來很莊嚴地，十分傲慢地接待我，彷彿完全忘記了我是在他家裏生長起來的；他開始要記起來，確乎他作了。他只爲忘恩和我生

氣，雖然在我方面是沒有什麼忘恩的。在他家裏是可怕地沉悶，所以我簡直就不去了。他也只給我父親一種很隨緣的接待；是這樣隨緣，我不明白我父親爲什麼到那里去。這全使我生氣。可憐的父親在他面前幾乎必要自低身分。我明白這都是爲我底緣故，但是我是什麼也不要的。事後，我要將我所覺得的告訴我父親，但是我約束住了我自己。而且，實在的，有什麼用處呢？我改不了他底信念，我只是使他生氣罷了，而且他現在時光不好。我想，我要憑靠伶俐，而且要全超過他們——我要使伯爵敬重我——你以爲怎樣呢？我即刻達到了我底目的，一天裏一切事情都改變了。耐因司奇現在不能再重視我了，而這都是我所作的事，只是我底，這全因爲我底伶俐，所以我父親是十分吃驚的！」

「聽着，亞歷沃沙，你最好莫離要點！」納特沙不耐地叫。「我想你要告訴我什麼關於我們的事哩，你卻只要告訴我們你在耐因司奇伯爵家裏怎樣自露頭角。你底伯爵和我不相干！」

「不相干！你聽到嗎，伊凡彼得羅維奇，她說和她不相干，最有關係了！你自己要看到有關係，結尾要解釋的。只是讓我告訴你罷。總之（爲什麼不坦然呢？）我明白告訴你，納特沙，也告訴你，伊

凡彼得羅維奇，或者我有時候實在是，很，很足致損害的罷，即使我有時候是傻的罷（因為我知道有時是如此的。）但是在這次事情上，我向你保證，我顯出許多伶俐來……實在……顯出許多機靈，所以我想你會十分歡喜的，我並不老是那樣……傻。」

「你說什麼，亞歷沃沙胡說，親愛的！」

納特沙受不了亞歷沃沙被看為傻。她多末時常地向我撅嘴，雖然她不說什麼，當我向亞歷沃沙無禮節地證明他作了傻事的時候；這是她心裏難受的一點。她受不了看亞歷沃沙卑微，而且或許她越承認他卑微，她就越覺得罷。但是她沒有給他一點意見底暗示，因為怕傷了他底虛榮心。他在這一點上特別銳感，而且時常準確地知道，她在祕密地想着什麼。納特沙看出了這個，而且很難過，於是她即刻盡力奉承而且安慰他。這是現在他底話在她心裏引起苦痛的回響的緣故。

「胡說，亞歷沃沙，你只是沒有思想罷了。你一點也不像那樣，」她加上說。「爲什麼你毀謗自己呢？」

「喔，是了。所以讓我向你們證明罷。伯爵家底接待之後，父親和我十分生氣。我想，「等一下。」

那時我們正趕車到親王夫人家裏去。我老早就聽說，她已經老得幾乎心神顛倒了，而且聾，可怕地愛小狗子。她有許多狗，而且崇拜牠們。雖然這樣，她在社會上卻有一種大勢力，以至就是耐因司奇伯爵，大人物，也對於她表示敬意。所以我在路上想出一個全盤的未來動作計劃。你們以為我這都建築在什麼上嗎？建築在這種事實上：狗時常歡喜我，是的，確乎如此。我看出來了。是我裏面有什麼磁力呢？還是因為我愛一切動物呢？我不知道。無論如何，狗歡喜我就是了。順便說一下，說到磁力，我沒有告訴你，納特沙，我們有一天邀起仙來了，我在一個信神靈的人家裏。這是可怕地奇怪，伊凡彼得羅維奇，這實在感動我。我邀到居力司該撒（Julius Caesar）！

「天啊！你要居力司該撒作什麼？」納特沙叫，急聲大笑起來。「這是最後的辦法了！」

「爲什麼不……彷彿我是這樣一個……爲什麼我不應當邀到居力司該撒呢？這與他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她在笑！」

「自然與他一點關係沒有……哦，親愛的，居力司該撒向你說了什麼呢？」

「哦，他什麼也沒有說。我只拿起鉛筆，鉛筆就在紙上動，而且自己寫起來。他們說是居力司該

撒寫。我不相信。」

「那末他寫了什麼呢？」

「噫，他寫了像是果戈理裏面的「鑽進去」的東西。千萬莫笑了！」

「哦，那末告訴我們關於親王夫人的事罷。」

「噫，你只是打我又。我們到了親王夫人家，於是我開始向咪咪 (MIMI) 表示愛。咪咪是一個最討厭的，可怕的老狗，也固執，並且愛咬人。親王夫人溺愛牠，她簡直就是崇拜牠；我相信他們是相同的年紀。我開始用糖食喂咪咪，並且在十分鐘之內就教會牠握手了，這以前他們不能夠教會牠。親王夫人完全狂喜起來了，她幾乎歡喜得哭。」

「咪咪！咪咪！握手！握手！」

「有人走進來。」

「咪咪握手，我底教子在這裡教了牠。」

「耐因司奇伯爵到了。」

「咪咪握手！」

「她幾乎帶着溫存的眼淚看着我。她是一個嚴肅地好老太太；我十分爲她難過。那時候我在當場，我又奉承她。在她底鼻煙盒上有她自己的畫像，六十年前她作新婦的時候畫的。哈，她掉了她底鼻煙盒。我拾起鼻煙盒，而且叫道：

「何等可愛的畫像啊！」正彷彿我不知道一樣。「是一個理想的美人！」

「噫，那把她完全變軟了。她向我談這談那；問我在那里讀書，拜望什麼人，說我有何等美妙的頭髮，以及一切那類的事。我也使得她笑了。我告訴她一個驚人的故事。她歡喜那種東西。她向我搖她底手頭，但是她笑了好多。當她讓我走的時候，她親吻我而且祝福我，而且堅持着要我天天去使她娛樂。伯爵緊壓我底手；他底眼睛開始看來婉轉了。至於父親呢，雖然他是世上最仁慈的，最真誠的，最可敬的人，你們相信我嗎，在回家的路上他幾乎歡喜得哭了。他緊抱我，並且對於事業，親戚，結婚，錢財，變成有信心的了，神祕地有信心；我有許多不了解。是在那時候他給了我錢。這都是昨天的事。明天我又要到親王夫人家裏去。不過我父親還是一個很可敬的人——你們莫要胡想什麼

——他雖然使我離開你，納特沙，那只是因為被加特亞 (Katya) 底幾百萬迷住了的緣故，他要得到那些錢，而你一點也沒有；他要錢只是爲我，而且他對你不公平也只是因為無知。什麼父親不要兒子幸福？他慣想幸福只能在百萬中找到，並不是他底過錯。他們都是那樣的。你知道，人只能從那種立場，並不是從其他立場去看他，那末卽刻就可以看出他是對的了。我慌忙地到你這里來，納特沙，向你保證這件事，因爲我知道你是對他有着成見的，自然這並不是你底過錯。我並不爲這責備你……」

「那末你在親王夫人家裏得到一個地位就是所發生的一切了。你底所有伶俐就只值此嗎？」納特沙問。

「一點也不。你是什麼意思？這只是開始……我只告訴了你親王夫人，你要明白，藉着她我可以制住我父親；但是我底故事還沒有開始哩。」

「那末說罷！」

「今早我另有一種冒險，而且也是一種很奇怪的冒險。我還沒有作完哩。」亞歷沃沙繼續說。

「你必須注意，關於我們訂婚雖然我父親和伯爵夫人之間已經完全定規了，直到此刻還沒有什麼正式的宣布，所以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不出一句惡言給解除。只有耐因司奇伯爵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但是他是被看為親戚和恩人的。而且更有進者，雖然我在過去這兩禮拜很認識加特亞了，我卻直到今晚，關於未來，即是關於結婚……或戀愛，沒有向她說過一個字。此外還定規了，開始要得R親王夫人底同意，指望從她得到各種恩惠和許多金錢。她說什麼，世人便說什麼。她有這樣的親戚……而且他們比對什麼都更希望的，是要將我推進社會去。不過這是伯爵夫人，加特亞底繼母，最有力地堅持這種規定。要點是：或者親王夫人因為她在國外的行爲，到現在不願接待她，而且假若親王夫人不接待她的話，多半是沒有人會接待她的了。所以我和加特亞訂婚，在她是一個好機會。所以伯爵夫人她時常是反對這種訂婚的，對於我在親王夫人那里的成功，很高興；不過這卻出乎要點了。重要的是這。去年我對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看出些什麼了，但那時候我是一個孩子，而且不懂事，所以那時候我沒有看出她裏面什麼……」

「就只因爲你那時候更愛我罷了，」納特沙插嘴說，「這是你沒有在她裏面看出什麼來的

緣故；現在……」

「莫說一句話，納特沙！亞歷沃沙性急地叫。『你完全錯了，而且在侮辱我……我答你也不答；聽罷，你就會明白……』唉，假如你知道加特亞也罷！假如你要知道她是一個何等溫存，無瑕，鴿子似的人啊！不過你會知道的。只讓我說完就是了。兩星期前，她們剛一到我父親就帶我去看加特亞的時候，我開始留心地觀察她。我看出她也觀察我。這引起了我底好奇心，莫說我還有一種特別的心意（我得我父親信後就有這種心意）要認識她，這是這樣感動我。我不是要說什麼關於她的話。我不是要恭維她。我只要說一件事。她和她周圍一切的人是一個可驚的反照。她有那樣獨創的性格，那樣強而忠實的靈魂，牠在純潔與忠實上是那樣強法，我在她跟前只是一個孩子罷了，像一個弟弟一樣，雖然她只有十七歲。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她有許多憂傷，彷彿她有什麼秘密一樣；她不多談話；在家裏她總是沉默着，好像怕說話似的……她似乎在深思着什麼。她似乎怕我父親。她不歡喜她底繼母——我看得出；說她繼女怎樣愛她，是伯爵夫人爲了自己的什麼目的，傳播出來的故事。完全是假的。加特亞只是無問題地服從她就是了，對這彷彿她們間似乎有什麼協定。四

天前，在我一切的觀察之後，我決心實行我底心意，而且今晚我作了。我底計劃是告訴加特亞一切事，自白一切事，把她弄到我們這方面來，這樣把事情都完了……」

「什麼！告訴她什麼，自白什麼？」納特沙不安地問。

「一切事，絕對地一切事。」亞歷沃沙回答，「謝上帝以這樣的思想感與我，不過聽着罷，聽着罷！四天，我決心離開你們，自己把這事情全給完結了。假如我和你們在一塊，我會時時都是遲疑。我會聽着你們，而且不能決定一點事。自己孤獨着，而且把自己放在一種地位中，使得我勢必每分鐘向自己反覆：我應當把事情完結，我必須把事情完結，我鼓起勇氣，於是——把事情完結了！我意思想要把事情定規了回到你們這里來，而且我將事情定規了來了！」

「那末怎樣呢？發生了什麼事呢？快告訴我。」

「很簡單！我大膽而且誠實地直接到她那里去了。但是我必須先告訴你剛剛發生的一件事，這使我很吃驚。我們正起身走之前，父親接到一封信。我正向他書房裏去，而且站在門口。他沒有看見我。他是這樣被信制服了：他向自己談話，發出驚呼，完全失去自制地在屋裏來回走，於是突然大

笑起來，手里拿着信。我十分怕走進去，等了一會。父親爲着什麼事情是那樣的歡喜，那樣歡喜；他有點奇怪地向我說話；於是突然停住了，並且告訴我即刻準備，雖然還不是我們去的時候。他們那里今天沒有人，只有我們兩個，你以爲是一個會，錯了，納特沙。你聽說錯了。」

「哦，請你不要離開要點罷，亞歷沃沙；告訴我，你怎樣告訴加特亞。」

「幸而我有兩點鐘和她單獨在一塊。我簡單告訴她，雖然他們要爲我們撮合，我們底結婚卻是不可能的，告訴她我心裏對她有着大愛，只有她能救我。於是我告訴了她一切事。就想想罷，她關於我們底故事，關於你和我，納特沙，連一點也不知道。假如你要看見她是如何感動啊！一上來她十分恐慌。她完全變白了。我將我們底全事都告訴她了；告訴她你怎樣爲我拋棄了你底家；我們怎樣在一塊生活，現在怎樣困倦，怎樣怕一切事，而且我們現在求訴她（我也用你底名義說話了，納特沙）求她佔在我們方面，直接告訴她繼母她不嫁我；告訴她這是我們底一個救星，我們從其他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希望的了。她帶着那樣的興趣，那樣的同情聽着。那時候她有着何等的眼睛呵！她底全靈魂都在眼睛裏面。她底眼睛是完全藍的。她謝我不懷疑她，並且允許着作她所能作的一切。」

幫助我們。於是她就開始問你；說她很想認識你，請我告訴你他已經像姊妹一般愛你了，而且希望你也像姊妹一般愛她。她一聽說我五天沒有看你的時候，她即刻就開始力勸我到這里來。」

納特沙受感動了。

「你能先告訴我們你和什麼豐親王夫人的勝利[！]唉，亞歷沃沙[！]亞歷沃沙[！]」她叫，責備地看着她。「喔，告訴我加特亞罷，她向你告別的時候，她快樂嗎，欣喜嗎？」

「是的，她能够作點慷慨的事情，她是歡喜的，不過她哭了。因為她也愛我，納特沙！她自白她已經開始愛我了；她什麼也沒有看出，她老早以前就被我吸引住了。她特別留意我，因為在她底周圍，她只看見機靈與欺騙，而我在她看來是一個真誠老實的人。她站起來而且說道：「喔，上帝和你同在，亞歷克舍彼得羅維奇。我指望着……」她突然哭起來，而且沒說什麼就走開了。我們決定了，明天她要告訴她繼母她不要我，明天我要將每件事情告訴我父親，大膽而且堅決地說出來。她責備我以前沒有告訴他，說一個可崇敬的人是應當什麼不怕的。她是這樣一個心地高貴的女子。她也不歡喜我父親。她說他刁狡而且貪財。我為他辯護；她不相信我。假如明天我在父親方面不能成功

（她覺得準信我不能成功。）她勸告我要得到王親王夫人幫助我。那就沒有人敢反對了。我們允許着彼此像兄妹一樣。哦，假如你也知道她底故事啊，她是何等不幸福啊，她帶着何等的厭惡看她和她繼母的生活，和她所有的環境啊。她沒有直接告訴我，彷彿她甚至也怕我似的，但是我卻從幾句話中猜出了，納特沙可愛的人！假如她能見你，和你在一塊她要何等歡喜啊！她有何等仁慈的心啊！人和她在一塊覺得那樣適意！你們是天生來作姊妹，而且彼此相愛的。我始終這樣想。實在，我願意把你兩個弄在一塊，而且站在一旁崇奉你們。莫想像什麼，納特沙小人兒，而且讓我談她罷。我要向你談她，向她談你。你知道我愛你甚過任何人，甚過她……：：：你在我是一切！

納特沙撫愛地，而又似乎悲傷地看着他，並沒有說話。他底話在她似乎是一種撫愛，然而也是一種苦楚。

「我老早以前，至少兩星期以前，就看出加特亞是何等好了，」他繼續說。「你看，我每晚到她們那里去。我回家的時候，我不斷地想着你們兩個，不斷比較你們。」

「我們兩個結果誰最好呢？」納特沙問，微笑着。

「有時是你，有時是她。但到底你總常是最好。當我向她談話的時候，我常覺得我總變得好些，聰明些，而且巧妙些了。不過明天，明天要定規一切事！」

「你不爲她難過嗎？她愛你，你知道。你說你自己看出了。」

「是的，我爲她難受，納特沙！但是我們要三個人彼此相愛，那末……」

「那末「再見！」」納特沙靜靜地說出來，彷彿向她自己一樣。

亞歷沃沙驚異地看着她。

但是我們底談話以一種最出人意料的方法突然被打斷了。在廚房（同時也是過道）裏面，我們聽到輕輕的語聲，彷彿有人進來了。一會以後，瑪夫拉開開門，私下向亞歷沃沙微微點頭，向他打着招呼。我們都轉向她。

「有人找你來罷，」她用一種神祕的聲音說。

「誰能現在找我呢？」亞歷沃沙說，迷惑地看着我們。「我來了！」

廚房裏站着他父親底穿號衣的僕人。原來是親王在回家的路上，在納特沙底住處停住了他

